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奏行秘書叢聚關國字顏

師古集註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

可食之物

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

貨謂布泉可衣

師古曰衣音於

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

也

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鈔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貝

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



斲木為耜，燥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而食足。師古曰：斲，斫也。燥，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耨，耨耨田也。耜音似燥音。人

九反。耒音來。內反。耨音乃。構反。○宋祁曰：燥木當為採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

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

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

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

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義仲、義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宋祁曰：堯典

也。姚本刪去也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

為稷官也。古文言阻，師古曰：事見舜典。○宋祁曰：祖飢，古文言阻。是為政首。禹平

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制土田，各

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應劭曰：棊，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棊，師古

曰：棊，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園而長也。隋音他。果反。楸，遷有無

萬邦作乂。師古曰：楸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

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

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財者繫之辭

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

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云貧和亡寡安亡

傾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

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

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

處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宋祁曰姚本民作人學以居

食貨志上

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

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音賣也鬻音弋六反聖王量能授事

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

亡曠土師古曰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

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路反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

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

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



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

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

居之秋冬則去。宋祁曰則去當作即去。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

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

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

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

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孟康曰爰於也師古

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農民戶人巳受田其家眾男為餘

食貨志上

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士工商家

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

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溥鹵之地

灼

曰溥盡也焉鹵之田不生五穀也

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師古曰磽磽角也謂

瘠薄之田也音口交反

有賦有稅統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衡虞之入也

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

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賈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

賦共車馬

甲兵士徒之役

師古曰徒眾也共讀曰供

充實府庫賜予



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

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

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勉彊勸之令習事也彊音其兩反

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

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

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菜茹有畦瓜瓠果

食貨志上

苽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苽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苽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苽也師古曰苽所

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圭反苽音來果反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

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母失其

時師古曰彘即豕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

可以食肉在壘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其田中而

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

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



鄉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

○宋祁曰於里有序

於字下當添是字

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古師

曰視讀為示也○宋祁曰注示也字當刪

春令民畢出在櫛冬則畢

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

彼南晦

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

也則其婦與子同以食來至南畝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

又曰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

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蝥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

食貨志四

中入室處也蝥音拱

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

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

塾

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塾音

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

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古師

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

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

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

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



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

監本燎字無火下注同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

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師古曰怨刺之詩也

是月餘子

亦在于序室

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

當受業豈論嫡庶乎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

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

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

食貨志四

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

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

曰造士

李奇曰造成也

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

師古曰以射試

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師古曰

曰謂各趣農畝也

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

師古曰行人適

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徇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

獻之大師

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律為之

音者比謂次之也此音類二反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

故曰王者不窺牖



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  
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  
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  
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宋祁曰興雲當改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涂也言陰陽和風雨時民三年耕則  
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其下並同衣食足而知榮

食貨志

辰子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政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

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

後王德流洽宋祁曰邵本禮樂成焉故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

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

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

後王德流洽宋祁曰邵本禮樂成焉故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



道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從也

周室既衰暴君汚吏

慢其經界

師古曰汚謂貪穢也

繇役橫作

師古曰繇讀曰徭橫音胡

孟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

公初稅晦春秋譏焉

孟康曰春秋謂之履晦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

其貪也。劉放曰稅晦所謂二也

於是上貪民怨灾害生而禍

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

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

地力之教

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

以為地方百里提

食貨志

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

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

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宋祁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

下不勤同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

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賚傷民

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

國貧故其賚與其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

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



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  
 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  
 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  
 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  
 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  
 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  
 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困有

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賢者也是故

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

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

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

下孰自倍餘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

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小

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一也中

飢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二也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



此準之大小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

中飢之率也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

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減出糴也

○宋祁曰糴也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

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

旱糴不賈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

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宋祁曰仟伯王

東漢志

本伯作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

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羗亡

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萬萬也累者兼數非止

一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

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

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半三分取

其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

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

大七九

卷之九

三

周宗文



小九六 卷之四十一 十一

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間左之男子

力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古餉字也女子紡績

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

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海內愁怨

遂用潰畔師古曰下逃漢興接秦之敝諸侯

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

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

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蘇林曰無自天子

食貨志

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

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上於是約法省

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師古曰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

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

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

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孝惠高

大九六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

仲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云度則物

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

也師古曰纖細也悉盡其事也纖與織同。監本越本悉下無也字故其畜積足

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

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謂傷害也淫

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子聖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

作要此通用。宋祁曰勇當作濫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

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天下財產何得

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

矣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已多



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

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歲惡不入請

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

安有為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沾危欲墜之意也音閻又音丁

世之有飢穰天念反○宋祁曰注沾危當刪危字

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

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

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師古曰卒然胡何也

食貨志

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餽亦饋字也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

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罷夫羸老易

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齧齧也音五巧反宋祁曰姚本而齧刪而字齧下狡

反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

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潛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圖之豈

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

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

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

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竊

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

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

食貨志

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飢衣音於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

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

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

避湯禹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宋祁曰予謂避讓也言土地人民之眾不讓湯禹也

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

大正令三



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  
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  
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  
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  
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  
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苟  
禦風霜不  
求靡麗也煖  
音乃短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  
旨美也飢寒  
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

食化其志

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  
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  
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  
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  
方亡擇也師古曰  
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  
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大言四十

前卷之

二一四

一六

少宗



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游行此令臣輕背其主

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

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疆

弱之中也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

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

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

食貨志

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

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

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

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亡者取倍稱之息

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

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

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

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

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

師古曰什謂什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

食貨志上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縵之

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

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

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

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

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

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  
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  
錢粟有所深師古曰深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宋祁曰有所深下恐脫矣字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  
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  
補者三二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  
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食貨志上

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用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

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固

之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

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

音方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

大司馬

卷之四

三

五

方



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

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

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

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

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

曰上造第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

二等爵也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各以

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

食貨志上

入粟塞下以拜爵其大惠也竊恐塞卒之

食不足用大深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

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足支一歲以

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

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時有軍役若遭

水旱民不困之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

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

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



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方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屢古屢字也。宋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

食貨志上

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

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大倉

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腐

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仔伯之間成羣

師古曰謂田中之仔伯也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

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踉蹌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或恥乘牝牝不必以其踉蹌也踉蹌也音

大奚反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淳如

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居官者以為姓號淳如



曰貨殖傳倉氏庾氏是也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

師古曰重難也先行

誼而黜媿辱焉

師古曰以行誼為先以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

於是

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弁兼豪黨之

徒以武斷於鄉曲

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

宗室

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

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姓

受封邑土地者也

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

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

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

食貨志上

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

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

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

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

毋後時

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

又言古者統民不過什

一其求易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

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

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



上師古曰說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

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伯

貧者亡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

之饒師古曰潁與專同管王也。刊誤曰管荒淫

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

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

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

食貨志下

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

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

一歲之中失其資產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

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王也故貧

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貧

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民愁亡聊亡逃

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

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



少近古

師古曰卒讀曰猝近音其斬反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

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鹽

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

婢也○宋祁曰專當改作顯字

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

耗人復相食

師古曰耗音呼到反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

韋昭曰沛蘄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

其嘉名也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

食貨志上

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剛

師古曰剛壟也

音工犬反字或作畎

歲代處故曰代田

師古曰代易也

古法也后

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

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

曰剛長終晦一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

種於三剛中

師古曰播布也種謂穀子也○宋祁曰三剛中姚刪去三字

苗

生葉以上稍耨隴草

師古曰耨鉏也

因墮其土以

附苗根

師古曰墮謂下之也音頽

故其詩曰或芸或茅黍

稷擬擬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盛貌芸音云茅音子擬音擬

芸除草也

大百八十

食貨志上

卷之十

五



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

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也故

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

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

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者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

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

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剛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剛者又

過縵田三斛以上也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王諸陵有民故亦

食貨志下

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

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若少

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及也澤兩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

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

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

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

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

大



天子所常居也。塿餘也。宮塿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塿地、廟垣塿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塿地為課，得穀皆多。其旁由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

食貨志

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

作人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

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宋用卒六萬

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

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

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



奏言故御史屬徐宮

李奇曰御史大夫屬

家在東萊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

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

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

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

萬餘

師古曰萬萬億也。宋祁曰邵本師古作處處

有動衆之功恐生

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

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

食貨志上

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

糴名曰常平倉

師古曰賈並讀曰價

民便之上廼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矣以好農使勸郡

國至大官

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

元帝即位天下

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

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

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



孟康曰北假地名也

母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灾師古曰比類也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

食貨志上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師古

曰建立也立其議也

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

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

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

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

循而重改作

師古曰重難也

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

急也

○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

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師古



曰詳謂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悉盡也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

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

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

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

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

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傳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事也

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

食貨志上

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

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

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負服

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

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

飽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泰疏

闊而更之令陋小○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宣帝始賜單于

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鍾



反町音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

侯鼎反一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

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

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

江淮而至北邊如淳曰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

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師古曰

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滅

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瘞咸出

食貨志上

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莽而豪民侵陵分田

師古曰更晉工衡反罷讀曰疲

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

富人劫奪其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

稅侵欺之也

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

錯師古曰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

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

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今法至死制

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整警然陷刑者



衆

師古曰警言衆衆口愁聲也音敖

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

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

罰深刻它政諄亂

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

邊兵二十餘

萬人仰縣官衣食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

用度不足數橫

賦斂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

民愈貧困常苦枯旱

云有平歲穀賈翔貴

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

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

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

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

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

為酪

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溥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見也

酪

不可食重為煩擾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流民入關者數

十萬人置養澹宮以稟之吏盜其稟

師古曰稟給也

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

飢死者什七八莽取為政所

致殫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師古

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

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



猶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云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凡古異同各附於古注之下

### 食貨志第四上

###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張鷟縣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

云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

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

宋祁曰周官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下當係有字 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也布

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



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

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

布於布如淳曰布於民間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太公退又

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

歲有凶穰故穀有賤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

米輕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畜賈謂

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給足也故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

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臧也師古

曰言富人多臧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

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強千

萬李奇曰強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強錢貫也管子曰凶歲糴金十強師古曰孟說是也強音居



兩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雖百萬春

以奉耕夏以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饌

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饌字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宋祁曰取澹

當作故大賈畜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

曰畜讀曰畜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勢蓋通用耳相公遂用區區之齊

合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

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應劭曰大於舊也單

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

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

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貨物易有無也故

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

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

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

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

大... 二... 三...



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  
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

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

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

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沔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沔停水也潢音黃沔音胡反

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弗聽

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

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

食貨志下

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

利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秦兼天下

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

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

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

錢為下也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

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

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

大六十四



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

黃金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而不軌

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

李奇

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畜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已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凡不當重累言之

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

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

以困辱之

師古曰欲令務農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

定復弛商賈之律

師古曰弛解也

然市井子孫亦

人食貨下

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

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民放鑄

師古曰恣其放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

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

其罪黥

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然鑄錢之情非殺雜

為巧則不可得贏

師古曰殺謂亂雜也二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交

宋祁曰云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

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

師古

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

夫事



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

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屏而鑄作因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

鄭氏曰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

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

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

也阱音反曩禁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

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今公鑄錢

食貨下

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一曰恃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

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

也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

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

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法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

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



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

用錢支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其術何鄉

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

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鑄炊炭應劭

曰鑄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鑄音容。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

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米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

也善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怵音先律反

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

食貨下

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國

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

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

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

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

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

博矣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

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



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

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巨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巨術

斂之重則巨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巨作

兵器巨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

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巨臨萬貨巨調盈虛

巨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反則官

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

食貨下

巨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業既

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

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

傷之上不聽劉奉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是時吳巨諸

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宋祁曰即就也下當

添李奇曰三字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巨鑄錢財過

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



忿胡粵之害

師古曰畜讀曰畜

即位數年嚴助朱買

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

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臣廣巴蜀巴蜀之

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疲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

郡

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

則燕齊之間靡然

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

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師古曰共猶同

干戈日

食貨下

滋行者齎居者送

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

騷擾相奉百姓抗敝以巧法

師古曰抗訛也謂摧挫也巧法為巧

詐以避法也抗音五官反

財賂衰耗而不澹

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

入

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

冒

師古曰冒蒙也

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

此而始

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

其後衛青歲以數

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饌



師古曰魏亦饋字饑古餉字

率十餘鍾致一石

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

散幣於邛棘巨輯之

應劭曰邛屬臨邛棘屬犍為晉灼曰棘音蒲賊反師

古曰本西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棘今棘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數歲而道不

通蠻夷因巨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

賦不足巨更之

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

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宋祁曰一本作發興誅之

廼募豪民

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服虔曰入穀於

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入官貨下

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

師古曰疑讀曰擬疑

謂比也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

師古曰既築具城又守衛之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

萬

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宋祁曰數十萬下當添萬字

府庫並虛廼

募民能入奴婢得巨終身復為郎增秩

師古

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

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十餘萬眾擊胡

師古曰比歲類歲也

斬捕首虜之士受



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

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於是

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

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有司請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

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

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

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

食貨下

數不足與本文垂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

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

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

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

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

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

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

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

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

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鄉師古曰樂鄉者武功爵第

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意故刪而不取

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鄉大

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

曰耗亂也音莫報反。刊自公孫弘以春秋之

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

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誅窮治之

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誅謗則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

食錄志下

文法使不行也誅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縱跡顯

也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

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

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

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

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仍頻也渾邪王率

六三子古



數萬眾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

迎之

師古曰一兩一乘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

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

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

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

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普安反係音系

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

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

食貨志下

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

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

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師古曰食卒讀曰飲

卒

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

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

縣官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

縣官不給

師古曰給給足也

天子乃

捐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

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



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

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相救

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

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

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

富商賈或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音灼曰滯音直吏反。宋祁曰滯

食化負志下

滯字當從土註問王本滯音滯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

服虔曰居轂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

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善也○比言當時或

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封君皆氏首

中以乘時射利也

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

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

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

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

邑入償之氏音丁奚又

而

不

佐

公

家

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更改也○宋



祈曰澹當作贍而推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

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

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

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

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

益少而貴如淳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

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

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女奴或盜摩錢質而

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面而取其銖以重鑄作錢也臣瓚曰

銅質也摩錢漫而以取屑更以鑄錢西京黃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瓚說也。宋祁曰銖

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

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師古曰也繪五

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

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

如淳曰雜金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  
園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  
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  
三曰復小掬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  
長也音陀果反。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衍  
名字二曰三曰之下當皆有金各史文錯脫。宋祁曰  
注掬字當  
改作掬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  
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  
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

食貨志下

農丞

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  
僅音矩刃反。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字

領鹽

鐵事而桑弘羊嘗幸咸陽齊之大器南鹽孔  
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  
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  
用籌筭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  
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  
古  
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  
目反。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及五大夫千夫徵  
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  
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



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故

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適適責罰

也以其父為姦利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

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

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是時財匱師古曰匱匱空也戰

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

作姦詐廼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

令不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市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

食貨志下

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信也山海天地之臧

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哭作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

價直也今世人言讀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盆鬻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鬻古者煮字也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

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

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鬻鹽者鈇左趾

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

大石丹 卷二四 卷中



小鐵官

鄧展曰鑄故鐵

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

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舉比皆也並天之

作官府

師古曰主鹽鑄及出納之處也

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

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

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

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

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

師

人急其志下

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

異時筭輶車賈人之

緡錢皆有差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

姚本作皆有差小

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貫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

師古曰貫賒也貸假與也貫音式制反貸音土

反戴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

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

率緡錢

二千而筭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

諸作有粗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

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

大...

...

...

...

...



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筭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

北邊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筭比音必寐反

商賈人輶車二筭

如淳曰商

賈人有輶車又使多出

一筭重其賦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

師古曰悉盡也

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

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

賈人有市籍

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

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

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

食貨志下

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

天下以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調

初式不願為官上

彊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

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

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

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

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自造

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

食貨志

卷八



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

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

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字犯法者眾

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

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竇用事

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師古曰減姓也音減省之減

義縱尹

食貨志下

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

屬始出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為

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

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

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

稱天子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湯又與異有隙及人

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

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



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湯奏當異九卿見令

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論死自是

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

縱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

巧鑄之雜鉉錫○宋祁曰鉉錫下當添也字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

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郭見有赤者不知

食貨志下

作法云何也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

賦及給官用皆自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

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

思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

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



曰言唯真工大姦廼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揚

無利之故天下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古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

皆被告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

曰而出下曰兵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宋祁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

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往往即治郡國緡錢

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師古曰就其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

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食其志下

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

衣不事畜藏之業師古曰媮而縣官以鹽鐵

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

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

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眾廼令水衡主上

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

戰逐孟康曰水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

治樓船萬十餘丈旗織加其上師古曰

織讀曰



藏音昌志反。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甚壯於是天子感之廼作

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廼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

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

比者所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

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負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眾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官目糴廼足師古曰度計所也音大各反

食貨志下

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

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

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世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

慶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

人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刊誤曰注文請詔當云請治廼

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

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

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

大令四八

七十五

七

七



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

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飢民得

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

所在有欲任者亦留而處之使者冠蓋相屬於

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

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

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宋祁曰

不辯當改不辯從官果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

入食其志下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邊

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

無亭候又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於是誅北地太

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田牧於邊縣官

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

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

此為息什一也師古三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刊誤曰當作充實秦中

多人字既得寶鼎立后土秦一祠公卿白議

大夏八十



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

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其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

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

○宋祁曰澹當作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

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

度河築令居師古曰今音零初置張掖酒泉郡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

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郤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

食比員志下

黃基之卒戍而田也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

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宋祁曰澹當作贍車騎

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

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羌出牡馬天下亭

亭有畜字馬歲課自齊相上式上書願父

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

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



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耐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而列侯坐坐耐金失侯

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

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

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賸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

苦惡也賈賈師古曰鹽鐵並賈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而

船有筭商者少物與具廼因孔僅言船筭事

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

食貨志下

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管灼曰元鼎六年定

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郡牂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地

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宋祁曰邵本治無賦稅無無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

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

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顛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義反而初郡又時

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

萬餘人師古曰問歲隔一歲費比日仰大農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

大七十一



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宋祁曰澹當

作贍然兵所過縣縣以為些言給毋乏而已不

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上式貶

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劉敞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

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以諸官各自市

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

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音子就反○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

儻費志下

字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

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

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

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

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

云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

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



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  
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  
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  
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補吏  
及罪下當添人字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  
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  
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

後漢書志下

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

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等爵

黃金者再百焉

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是

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

食租衣稅而已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今弘羊令吏坐市

列販物求利

師古曰市列謂列肆○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

身弘羊

天乃雨

師古曰亨音也音普庚反

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

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

良文學之士

○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

問以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

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

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

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廼與丞

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

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然望大將軍霍

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

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

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

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

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

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

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

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也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

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



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  
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  
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  
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契刀其環如大  
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  
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  
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

張晏曰案今  
所見契刀錯

食貨志下

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  
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  
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形質及文  
與志相合無差錯也。劉奉世曰當時嘗得錯刀文曰  
一乃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與敬子也。宋祁曰  
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  
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採  
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鏃形未環連文存  
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

與五銖

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  
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  
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真小錢徑六分重

大司馬

食貨志

下

三

後



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

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

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

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

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

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

捷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

二品元龜距舟長尺二寸孟康曰舟龜甲緣也師至也度背兩邊緣

食貨志下

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

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直五

百為壯貝十朋度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

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

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

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

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

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



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  
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具貨五品大布  
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  
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  
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  
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  
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  
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  
流行也。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凡寶

食貨志下

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

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璞名  
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

非也許指云鑄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  
錢中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

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  
也音甫往反其金銀

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具不盈

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

得居如淳曰誠文出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出大龜  
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

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古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  
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



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懼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

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

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

者官出與之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得人不得非合事宜莽乃下

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

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

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其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之田而

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貸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



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  
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  
不得要貧則公家  
有餘恩及小民矣  
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

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  
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  
西市令及洛陽邯戰臨留宛成都市長皆  
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  
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  
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

食貨志下

銅連錫登龜取貝者

如厚曰必止進也  
龜有靈故言登

皆自占

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師古曰各以其所采  
取之物自隱實於司

市錢府也言音之  
漸及其下並同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

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

不毛

師古曰樹藝謂種  
樹果木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

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

官衣食之

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力  
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

諸取衆物

鳥獸魚鼈百蟲蝨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



婦桑蠶織絳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工匠

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

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令之各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

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

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

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

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

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各自用為其市平毋

下

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繇之物周

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讀曰售下亦類此也均官有以

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止

列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

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

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則為底音丁奚反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

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

大



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

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

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

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

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宋祁曰唯幹南本作幹主領下當添之字

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

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

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

食貨志下

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

說孔子齊之時也○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

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

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

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宋祁曰在字下一有齊字

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

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

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廬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



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此言鑪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瓮之處耳。劉奉世曰予謂名賣酒區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

醕載灰炭

師古曰載醕漿也音才代反

給工器薪樵之費

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

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

如

曰姓姓名偉也。宋祁曰叔疑作督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

府

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

夫鹽食肴之將

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

酒百藥之

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各山大澤饒衍



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師古

曰印音牛白反其下並同。宋祁曰澹當作贍。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

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

曰家謂家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

民富貴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

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梟至死姦吏

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

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

八家化員志下

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

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

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閒廣二

分其支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

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支右曰貨

左曰泉故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

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大

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



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  
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  
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  
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反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  
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  
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

食貨志下

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

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

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

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

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

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也而枯旱蝗

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

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

大共二 裁字



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吏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

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

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

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

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

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

莽後二年世祖受命邊濬順苛復五銖錢

食貨志下

### 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

言取於多者以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

曰懋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足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

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讎貨之滯於人用者以

其價而子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熟菽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宋

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野有餓殍而弗知發鄭



曰麥音葉有梅之稟麥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  
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麥音頻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  
音亦同。宋祁曰而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

李悝之平糶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

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

行師古曰顧思念。宋祁曰注文念下有也字故民賴其利萬國作

又師古曰又治也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

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執弄權

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

食貨志下

